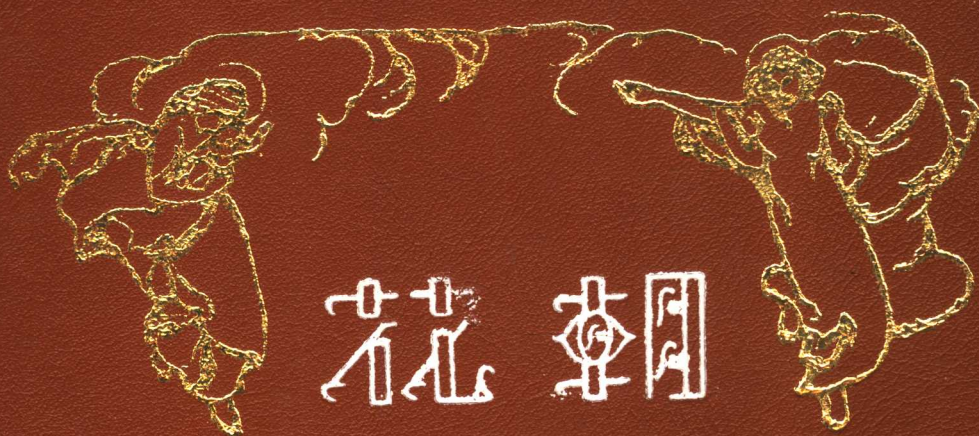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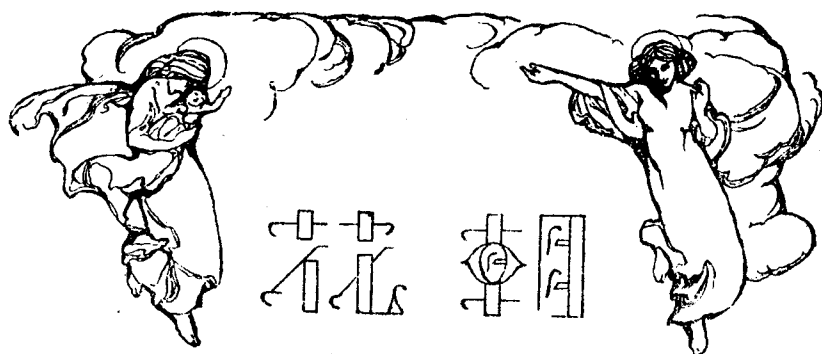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出版(每週一期)



第一期

價目 每期本埠銅元八枚外

埠三分定閱半年實洋七角五分

全年壹元四角(郵費在內)

目錄

三詩人

法朗士原著 采石譯

第一步

Swinburne 原作 梅川譯

死貓

柔石 作

一朵紅的，紅的玫瑰花

R. Burns 原作 巖野譯

出嫁
(擬狂言)

琴川 作

代發所 上海棋盤街合記教育用品社

上海開北寶昌路濂溪坊可大印刷所代印

三詩人

塞里，帕魯獨姆——法朗沙，柯

貝——法蘭台列克，帕萊賽斯

法朗士原著 采石譯

謝謝上帝，我們有詩人；我們將長遠地有他們，我們將時時有他們的。的確，這是疑問，英雄詩人會不會來到我們之中在最近的將來。史詩時期由我看來似乎早已告終了。但哀歌詩人與哲理詩人却尚未被漠視而至遺忘。當愛與懷疑尚在擾亂我們的靈魂之時，我們將諦聽他們。巴里斯 M. Gaston Paris，一個學者他保有他感情底清新，他以一種舊文學形式底智識去鑒賞新詩，一次在宴會席上對他底朋友塞里，帕魯獨姆 M. Sully-Prudhomme 說：『你應得一切在青年時代讀你詩底人們之同情與感激：你幫助他們戀愛。』這就是所以要詩人的緣故。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們對我是可愛的。他們把光明如言語一般給我們混雜的歡樂與我們底深藏的悲哀；他

們告訴我們我們自己所渺茫地感覺到的東西；他們是我們靈魂底呼聲。這賴他們我們纔完全自覺我們底快樂與我們底憂愁。塞里，帕魯獨姆是應得成功地完成了這個優雅的使命。他底厚意，他不僅有詩人底神祕的禮物，却還有，絕對的真誠，不變的溫厚，非志餒的憐憫，與正直，樸素舉起他底哲理的懷疑主義，有如加上翅膀，到那從前神祕被信實所舉揚的高處。人們想找尋一個高尚些與文雅些的知友因為我們心智底缺點，與一個很慈愛與質樸些的安慰者，或一個較好的朋友是徒然的。他底無神論很虔誠竟有人相信它是基督教底的。他底失望是如此可親它類似那些視希望為美德的人們底希望。相信這個詩人是宗教的那些人們底靈魂底幻覺是一個幸福的人，因為他不是為人類留有宗教上唯一的最主要的東西，愛情與尊敬麼？

他的思想，隨它自然的行程，從感情到反省，從愛情到哲理，從哀歌到教訓詩：『破碎的花瓶』『Va e brisé』底詩人成為『公道』『La Justice』底詩人。他不能諷謗他曾被先加入他隊裏底人們都始終跟着。那些人們之中有許多他曾幫助他們去愛的却不曾要求他幫助他們去想。既然我們都是善於適應感情而拙於理解，我們為什麼還對這個驚奇呢？哲理詩不是給大多數人讀的。我們中四分之三是像莎士比亞的喜劇中的親王，他要求一切精裝與談戀愛的書在他的圖書室裏。那就是為什麼『公道』不如“*Stances et Poèmes*”在每個大量的心裏與在每個

愛人的唇邊。但這是多麼好地一小冊哲學書呵！永沒有普遍的悲哀曾被如此純潔的一顆心所了解過，被如此一種溫柔的語音所述說過。塞里，帕魯獨姆任孩子們來襲瀆，他永不還罵。他的憂鬱是與使之如此的自然的無窮，一樣的沈靜。這看去似乎詩人自己高興地對普遍的悲哀底和諧屈服，因為他們仍是和諧的。若他未寫下這最簡潔，最壯麗的下面十句牧歌：

“*La nymphe bat le vieux Silène*

Avec un sceptre d'égantier

Prim zéphir bat de son haleine,

Et dont la fleur bat le sentier.

“*Et Silène à trotter condamne*

Son baudet tardif et tétu;

Il le bat, et, du pied de l'âne,

Le gazon naissant est battu.

“*Et personne, églantiers, zéphirs,*

Bêtes ni gens, n'en est surpris.”

Nymphe 女神用野薔薇的杖擊年老的 *Silène* 神。這根杖西風用它的呼吸擊它而它的花擊着小徑。*Silène* 神吩咐他怠惰的與頑強的驢子疾馳：他擊他，小草被驢子的足

蹄路倒了。但野薔薇，西風，獸或人，對這被路倒的個個都不以為奇。

我相信那「幸福」：「Le Bonheur」將比「公道」更快些，深些走入思想世界底心裏。詩人，由已經出版的斷片批評起來，顯出他自己一種新的安逸與他的豐富。因此題目是個快樂的而且緊緊地打動我們。就全體而言，對於公道我們可不大留意。在這個字底哲學的意義上，這是一點沒有什麼的。在平常的意義上這是道德底最不幸底的。無人要它。信實以寬仁反對它而自然以情愛反對它。這儘夠一個人叫他自己感到一個真正的嫌惡。公道被有生命的與無生命的東西恐怖地抑制住。的確確，在社會的秩序裏這祇是一個機械，而且因為那個可重視的理由，自然是兇狠的，所以他除了處罰沒有別的作用，所以它又使獄吏與行刑者工作。我無須說，詩人對於它並不會苦惱過他自己。他是尋求那不知名的東西底最燦爛的，上帝底公道。就是爲了這個他追求一代一代的人們，動物，與植物，甚至超過原形細胞深入到元始的星雲。徒然地追求困倦了豈止一個他的讀者！掙扎底困倦，我們棄了拿住這個比光還迅速的逃亡者底希望，我們到處宣告我們無處找到它，甚至在天上也沒有，就是屠殺與死亡底永久的劇場，天文學顯示我們這些同樣的生命法則底殘忍的行爲由這個地方罪惡永遠繼續在世上。就我自己而言，我無處見到過永久的公道除了在帕魯童 *Prod'hon* 底名畫

裏。她有一個女人底容貌。她的裙裾，華美的穿着，露出胸懷與有力的縱半部身體；她也許是愛人或是母親——這是說，二重人性的，雙倍的不公道的。這是威嚴的不公道底印像，被最和藹的藝術家底詩筆描繪在畫布之上的……但是，假若我們欣然願意我們自己永遠不知道公道，則我們要知道幸福。一個由我們飛去的如他個一樣；但在某個時候我們捉住它影子底一瞥而看去它是如此美麗使我們不得不展開我們自己的雙肩去追求它。無論人們怎樣說，這是值得的擁抱了一個迷魂的影子。是以塞里，帕魯獨姆的新詩將很受人歡迎的。縱使如我所相信其終竟是幸福底烏有，縱使它告訴我們幸福底技能是受苦底技能，除出犧牲沒有真正的快樂，但我們還是要迫切地賞樂它的嚴肅的與深奧的美。

『幸福』將於明冬光降我們地方。在眼前，使這個多雨的春日有生命，我們有柯貝 *M. François Cudde* 底戀愛詩。他也做了許多詩幫助我們去愛。人們以爲他與他們心心相印不是出於一點藐視的感覺。他是個真詩人。他是自然的。所以他幾乎是唯一的，因為藝術上的自然是最罕有的性質——我幾乎要說這是一種奇事。藝術家，如法朗沙，柯貝，是一個無比的老練的工人，一個完成的具有技術底一切祕密的工匠，當我們見到這樣完全的一個單純，喊道這是個奇物，這是不會過分的。他所喜歡描寫的是最平常的感情與最簡單的行爲。這需要大大的技

巧，確實的機智，與適當的理解。這模型顯明的呈於人們底眼前，對於風味與切真立地覺得很少缺點。法朗沙柯貝保有幾乎完全的勻合底感覺。他是動情的也是真實的。那就是人們深深地愛他的緣故，我實在地告訴你們，這是他所用的唯一的魔術去蠱惑這許多女人與這許多男子。假若想了解他祇要一點教育，則想完全享受他要一個精明的心了。這樣所以他的聽衆是很衆多的。因他有機智，他能夠對於他自己很合宜地說，這給詩人一個唯一的利益；因為說出他自己的懺悔他也說出了我們底，那就博得了我們底歡心。當詩人們適當地述說他們心中底事物我們相信我們是在聽我們自己底那些，所以我們很欣悅。他們祇想到他們自己，我們也祇想到我們自己，而這佈置是給我們兩方面都絕好的。

有一時期，我喜歡每日散步，我常注意坐在公園裏椅子上的時人們底談話。我有幾次偶聽到一個很溫文與一個甚至缺少柔情的性情的人們底互相談話。後者含有交替的信心由此這說話者祇聽到一種低語，因為他正在想着第二句講些什麼。回答都是以那些話開頭：『恰恰如此，那正和我一樣……』他們各自不會討厭。那就是富有同情心的詩人們底低語不會討厭我們那一個的緣故。那就是不止一個少婦當她讀完『橄欖樹』〔Olive〕〔或流放者〕〔The Exilee〕之後低語道：『那正與我一樣』而後沈思默想若她的幻想是深刻的與有趣的她將說：『法朗沙

柯貝是一個好詩人。』

（未完）

第一步

A. C. Swinburne 原作

梅川譯

短短的一些路，

比五月的花田還香軟，

冒險的孩兒底腳難得走完

短短的一些路。

曙色盈眶的眼睛

想要遇見母親底目光而仰望，
給了歌曲要說太活潑了。

愉快得如黃金的春天眷顧

牠底新生的小葉底動作，

愛是笑了，引小小的腳

短短的一些路。

死 貓

柔石作

木匠文士照例每天晚上到這家酒店來喝酒，兩位小夥計招待他，笑迷迷的用酒放在他的身邊，就請他說起關於運命的事情來。他說，

「做人若照你們這般，一天一天的苦幹，一錢一錢的省下，這是做不討好的！譬如皇帝，他若要他自己親身去一個一個的殺敵人，他還做得成功皇帝麼？大財主是財神光顧他的，運命裏就是大財主。」

一邊他舉起杯來，大喝了幾口酒。一位小夥計笑着問他，「那末你究竟幾時會發財呢？」

他答，「快了。我今年四十九歲，總在五十歲以內。」

一邊他又喝了幾口酒。小夥計沒有再說，兩人耳語了一些什麼，又看他如看呆子一樣的笑了一陣。

他當夜酒醉醺醺的回到他的家裏，——他的家是除了一張舊床，幾件舊用具以外，什麼也沒有。——他睡在床上想，

「唉！我究竟幾時會發財呢？莫非我的運命欺騙了我一生不成麼？整包的金子，這才可以給我娶妻養子，成家立業，……現在我給別人造房子，將來我要別人來造我的房子，……什麼時候呢？……但總有時候的罷？……哼，也叫別人看看我文士一生潤氣幾時，才得舒服！……也許今夜，財神會來叫我了，

，……文士！……金子，……銀子，……寶貝，……」

一邊，他從將滅未滅的燈光中睡去了。

正是半夜，他却突然醒來。他聽得很清楚，門外有人高叫他的名字。他逆着氣聽了一息，又什麼聲響也沒有，他以為他自己的神經恍惚，又睡下去。這時門外又叫了，

「文士！快起來！銀杏樹下有銀子！」

他急忙點亮了燈，披上衣服。但不知怎樣，全身發起抖來了。口裏囁囁的自語，「財神爺爺，是你叫我麼？」一邊立直兩條無力的腿，手拿了油燈，光幽暗而閃動的。他恨這盞燈光太黝黯，但想，也許明天可用洋燈了。這時門外又叫，

「文士！快起來！銀杏樹下有金子！」

他呆立了一忽，決計走動了。他的心臟搏跳的非常利害，他又將一件大馬褂披上。於是將門開了。門外更鄭重而嚴厲地叫，

「文士！你不來，金子沒有了！」

他立刻衝向門外，隨即一陣風將他手內的燈吹息。他全身豎起寒毛來，兩腿抖着。門外漆黑的，一縷月光也沒有，一點星光也沒有，大熊一般的立在他前面。銀杏樹在他的門外約十丈路，他不敢立刻走去，只兩目緊張的注視着。忽然，銀杏樹下發了一陣火光，銀杏樹也如惡魔般現一現牠的兇相。這時，他伸一伸腰，拍一拍胸，決計放大胆向前走。但只走兩步，

火光又發了一陣，隱隱中還有嘈雜的聲音。他慌了，呆立住了。一時，第三次的火光又發，在火光中，他似還見一位和善的老人，但倏忽就沒有了。他重又回到房內，取了一盞灰塵的燈籠，點亮，光古銅色的。他不顧生命的一直跑到銀杏樹下，他依着樹根的四周照了一邊，但一點什麼也沒有。於是揣擬方纔火光所發出的地方，近着一園地的牆邊，他走去，提心吊胆的，向牆角一照，果然，有一口布袋，繩縛的緊緊的，放着。這顯然是金子銀子了，這牆角是決沒有人丟着這樣四方式的一口布袋的。他俯下身伸手去摸，但袋內忽然動了一下。呀，這一動幾乎使他嚇死，他呆着想，

「什麼？裏面究竟是什麼？動了，金子，銀子麼？還在什麼地方呢？」

一息，他又輕叫，

「神爺：顯示罷——」

他提着燈又向四近照了一遍，四近是什麼也沒有，又回到原處，一口布袋仍在着。這樣，他跪下，捧起兩手來向這布袋拜了兩拜。就將這袋子的繩解了，很費力的解了。但一看裏面，他又幾乎死去，裏面是什麼？——一隻將死的貓！貓已經不會叫了，但兩眼仍向他射一射碧綠的光。他立刻將袋口縛好，遲疑了一息，回到他自家的門邊來。不料正是死貓所在的地方，又發了一陣，二陣，三陣的火光。他恐懼的坐守在門邊，不

敢將死貓去拿來，雖則他想，死貓或者會變成寶貝。但轉念，等到天稍亮一下，再去探求這個寶貝罷。一邊，他拿烟管吸起烟來。

東方起了霞色，大地的白光，辨得一切在清晨的寒氣裏戰抖。銀杏樹莊嚴而盛氣的站在他門前。他走去，向銀杏樹的四周一看，還是什麼也沒有；又向牆角去拿布袋，但布袋呢？唉，他哭了！死貓已經載着布袋逃去了，他回到屋內癡癡的仰臥在床上想，

「假如將這一口布袋拿來，死貓一定會變成金子，銀子，寶物，可是我的運命過去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到這家酒店去喝酒，兩位小夥計一見他就笑個不住，可是不敢被他看見，他並沒有向任何人說昨夜經過的事。這時只沒精打采的喝他的酒。一位小夥計又問他，

「文士！你究竟幾時會發財呢？」

他吃吃的說，

「過去了！我恐怕不會發財了！以後只得我自己用力掙扎了！」

小夥計又不禁笑聲要衝出口來，

一朵紅的，紅的玫瑰花

Robert Burns 作

巖野譯

啊，我的愛宛如六月裏纔吐放的，

一朵紅的，紅的玫瑰花。

啊，我的愛宛如一首曲，

和諧地合着調。

你是這般優雅，我美麗的女郎，

我這樣深深地愛着你。

我還是愛着你，我親愛的，

至海枯時。

至海枯時，我親愛的，

至石爛時！

我還是愛着你，我親愛的，

當生命之沙飛跑時。

再會吧，我惟一的愛人，

暫時地分手吧！

我還是要歸來的，我的愛，

雖然是迢迢千里！

出嫁

琴川作

擬狂言

脚色：

媽媽

新婦，主角

新郎

轎夫二人

新婦

我乃住在本地的人氏是也。今天是我的好日子，一早起來，穿簇新衣服，等候花轎到來。啊，太陽已經齊階沿了！什麼，花轎還不到來？說不定是忘了吧！走錯了路吧！好不悶殺人也！我來唱一隻山歌，解解煩悶吧——

「想起了奴的情哥哥呀！

奴的情哥哥呀！

好不可愛呀！

太陽照着的時候奴想你，

月陰花下奴想你，

奴的玫瑰花般的情哥哥呀！」

唉！花轎還不到來，我等得不耐煩了。我趕緊的走去吧。呀，花轎來了。你兩個東西，飯沒吃飽麼？走得這樣慢。

轎夫

姑娘，不是我們走得慢，我們走的是大路，路多。……

新婦 快去，快去。——還只到這裏，心中好不煩悶。

『奴坐在花轎裏呀！』

心中好煩悶，

看見了奴的情哥郎呀！

……』

啊呀！看見了情哥，我叫他什麼？叫他情哥哥？哈，

好不害羞。人家都叫某某的爺，我也只好學樣了。我

有了兒子，叫什麼好呢？回去問媽媽！轎夫，喂，回

轉去，回轉去。

轎夫 姑娘呀，爲什麼？

新婦 回去問媽媽，我生了兒子叫什麼名字。

轎夫 這倒是一件要緊事。

新婦 媽媽？

媽媽 啊，爲什麼回來了？

新婦 媽媽，我有一件要緊事問你。

媽媽 什麼？

新婦 要緊事。

媽媽 快些說來。

新婦 媽媽，我將來生了兒子，叫什麼名字。你替我揀一個

媽媽 到你生了兒子，我替你揀一個。

新婦 媽媽，你現在就替我揀一個。

媽媽 不要性急，生了揀，來得及的。

新婦 媽媽，我定要你現在替我揀一個。

媽媽 我來要想一想看。

新婦 快些想。

媽媽 就叫正發罷。

新婦 正發？

媽媽 正發，是的。

新婦 那末，我好去了。媽媽，我去了。轎夫，快走，快走

『奴坐在花轎裏呀！』

心中好煩悶，

看見了奴的情哥郎呀！

叫一聲正發的爺呀！』

轎夫走得快，不覺已經到了。妙呀妙呀。你看正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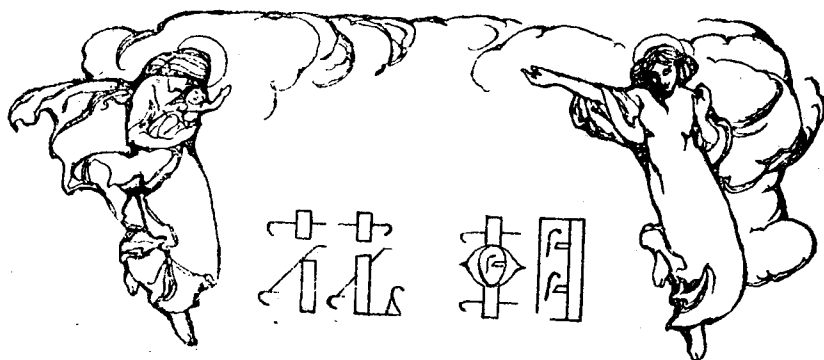
爺穿着簇新袍子，簇新馬褂，立在那邊。呀，你看正

發的爺帽子帶得歪。喂，正發的爺過來。

新婦 唔，什麼？

新婦 正發的爺，帽子帶得正些。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每週二期)



第二期

價目 每期本埠銅元八枚外

埠三分定閱半年實洋七角五分

全年壹元四角(郵費在內)

目錄

三詩人(續)

法朗士原著 采石譯

犁耕(木刻)

英 Mabel Annesley 女士作

戒指

那威哈姆生作 梅川譯

夜半的孤零的心(詩)

柔石作

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藝界概觀

日本 千葉龜雄述 L. S. 譯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合記教育用品社

上海寶昌路濠溪坊可大印刷所代印

三詩人(續)

法朗士原著 采石譯

現在他給我們他的五十片的秋葉，一冊薄薄的詩集他取名「晚秋」。這兒，以他的微微的憂鬱，他描寫給我們他的髮兒在他的額上開始變白了。但他還是年青的，因為他說他是在老起來了。我不是懷疑他有些虛偽。反之，我深信他感到老年快要到了，他爲它而悲傷。還有什麼再自然一些呢？老年是祇有在預見中銳敏地感到的。在我們末年老時我們感到它祇可畏懼。青春底黃昏是人生最憂傷的時期。它要有勇氣或無智纔可以不至快快地過去。柯貝雖不是一個愚漢，他却不愠怒，但假若偶有怨言從他迸發出來，人們感到在這裏面有悲哀一樣多的不抱怨的悲哀底忍耐。這過去是個不快的時間。這怕是當我們真年老時我們不注意它了。柯貝將來會看出這不是真確的。我怕這不能安慰他，假若我說我們大家將看出它。

「晚秋」像伯納 Parny 的「哀歌」與海涅 Heine 的「Intermezzo」是一種戀愛浪漫司 Romance，很簡單且頗有興味。女主人翁是一個年青的工女，十六歲就去當學徒，

“Qui rentrerait à la hâte et voulait rester sage.”

「他早早回家，願望好好過去。」

但是，一個人的女兒，無母無家，她難避免所不能避免的事物。

“En mer, sous le maigre feuillage,

Chantaient les moineaux des faubourgs.

N'est-ce pas? le vague ennui l'âge? ...”

「五月裏，在疏疏的綠葉下，場裏的麻雀只是嗷嗷地叫。漠然的不滿足與青年——可不是麼……?」

過去管它什麼呢？她是「溫良的，悲哀的與美麗的」。他是「文雅的與仁慈的」。她們互相戀愛。夏天，他們一同到鄉間去。她披上

“Sa robe la plus claire et sa plus fraîche

ombrelle.”

「她的閃耀的衣裳與她的冷爽遮日傘」。

他們在林中走。他們在村上酒店吃飯，在那兒粗糙的桌布上他們見到陶器碟子與錫的碗蓋，

“Et des cerneaux tout frais dans une assiette à

fleurs.”

「在花碟子裏新鮮摘下的綠胡桃。」

冬天裏他為她拋棄那眼前疲倦他的世界。一切他的計劃都安置好了。他們將永不分離，這是她將閉弄他的眼睛。詩人的詩句將一半被忘却了。這是他說出這個，他加上：

“Oh! si par bonheur doit survivre

Un humble poème de moi,

Qu'il soit donc choisi dans ce livre

Que j'ai, mignonne, écrit pour toi.”

「啊，假若偶而我底一首詩留存，親愛的，怕這是從我為你所寫的詩卷中選出來的。」

這不是龍沙 Ronsard 對於負義的 Cassandre 宣告他死後的光榮底自負的驕傲，也不是 Beranger 對 hisette 所說的快樂的善性：“Vous vieillirez, O ma belle maîtresse!”

「你是要老的，啊我的美麗的情人！」

這是一種新的感情，單純的，更為優雅的，更為親愛的。這個「晚秋」底愛幾乎是我刻刻所講過的總結。這已夠造成它的迷人了，當詩人將秋之願望比燕子底未次的飛舞，我們對我們自己說：「所以這是——」我們就充滿了某種冷靜的與優美的情緒了。這是真正的柯貝，達到他的絕好處。

現在我祇是對那般愛好詩歌的人們而說，特別，對那般善

愛它的人們較之對那般很愛它的人們。我允許前者一個快樂假若他們讀到法蘭台列克·帕萊賽斯 M. Frédéric Plessis 底土燈“La Lampe d'Argile”。我以善愛詩歌、善愛幾首絕妙的詩而理解，被它們的精神與它們所有的運命底感情所打動；因為最美麗的形式是祇由於使它們有生命的精神才有價值。讓這個樣子愛好詩句的人去誦讀法蘭台列克·帕萊賽斯的詩集。他們將抓住生命之最幸福的一部，研究底，夢幻底，與愛情底十五年底花朵。

著者現在是個我們大學研究底指導者，在十七歲時顯露他是個詩人。他離去了一個勃勒登 Breton 小鎮那兒他曾被溫柔教養過，在幾乎還是一個孩童時他出現在我們的伯拿斯派 Par-nassian 詩人底團體中，于出版家 Alphonse Lemerre 書店裏。他是我們之中最年青的。但是，辛勞的與一個夢幻者，他已顯示出那使他的種族特別的溫良的堅忍與真誠的理想主義，而構成他性情底要素。老實地說，他像蘭納 M. Renan 祇一半是勃勒登人，由他的母親他包有他祖先布羅溫斯人 Provençals 底性質。『這便是為什麼』他自己說：

“Né garmi les barbares du Nord,
Sous leur ciel gris haaté par le dieu de la mort,
J'aime de tant d'amour la vie et la lumière!
Et je retiens en moi d'une souche première,

Une sève inconnue aux lieux où j'ai grandi
La sève qui fermente au soleil du Midi.

Je suis resté ton fils, ô province romaine,
Et le vieux sang latin bleuit encor ma veine”

生在北方野蠻人之中，在他們盤繞着死神的灰色的天空之下，我愛生命與有這樣偉大的愛的光！我在 myself 內保有從前的教化，一種生活力，不知道何處我生長，那在南國太陽下醞釀的生活力。我已遺下你的孩子，啊羅馬的領域，古拉丁血仍殷紅的流在我的脈管裏。」

我們可以相信由這個二重的來源的結合，照我所歡喜引用到他身上的他自己底表白：

“La kymrique rudesse aux grâces d'Ausonie.”

『威爾斯人的強健與亞梭尼人的寬恕。』

他早早感到那苦惱他的沈思的靈魂底自然之愛與給他活潑的心底一個明晰的目的底二重勾引。

他的嗜好先固定在古代的詩人，特別地對於拉丁詩人，他們的清醒，嚴肅，與我所要說的他們的高尚的篤實，他立地認識了。這是在桓吉 Virgil，奧維特 Ovid，與魯佩 Lucan 底隊中他在巴黎從事法律研究。後來，他伴爲他需要一個指導者，一個啓蒙師，與那半有心的幻影以一點可愛的詩句感動他：

“O poète, c'est toi, c'est ta mémoire agile
 Qui, se jouant aux vers relus et médités,
 D'abord me fit connaître Euripide et Virgile
 Et m'ouvrit le trésor des deux antiquités.

“C'est toi qui me me-
 nas vers le docte Ra-
 cine
 Formé, dès son enf-
 ance, à le langue des
 dieux.
 Je marchais altéré...
 ...la source était vo-
 isine...
 A peine un clair ride-
 au la voilait à mes
 yeux.

“Mais il fallut tamen pour m'écarter les branches
 Et, prolongeant sous bois un facile sentier,
 Pour me faire entrevoir le cheeur des formes blanches,
 Amours du vieux Ronsard et du jeune Chénier.”



英Mabel Annesley 女士木刻，見 R.Rowley
 的County Down Songs 集中。M.Annesley
 女士始終接近而實現 Rowley 君的理想，給他的歌以
 一種圖畫的解釋。別特在Annaloug中，Annesley女士
 表示她運用自如的手腕，馬的這一種用力拖着犁經過
 厚重的泥土，我們很明顯的可以覺到。

犁耕

步態行走……泉源近
 在咫尺……一個幾乎
 透明的帷幕蒙住它由
 我的眼睛。但你的手
 應當把枝杈撇開一旁
 ，打開一個平坦的道
 路在樹下，給我一瞥
 被年老的龍沙與年青
 的契尼所愛的美貌的
 歌唱隊底光彩。」

事實是這樣的那秘密的吸
 引力與無可抵抗的本能驅策他
 向古代的 Muse 女神去。他爲

她有一切極精細的愛底好奇心。他不曾中斷學問；他深受了哲
 學的印象。他的賴一切學問的底來源與心的直覺底幫助來解釋
 拉丁哀歌詩人的“Propertius”題目，應當並放在悲哀的倍諾孩
 Benoit 的淹博的「桓吉」一冊書之旁的他的關於那個詩人底

「啊詩人，這是你，這是你玩弄於那時常被誦讀與沉
 思的詩歌之中的靈敏的記憶，最早使我知道愛列暨特
 與桓吉，且爲我啓示兩個古代的寶庫。這是你引導我
 到從少敏捷於上帝底言辭的博學的蘭辛。我以變換的

著作是他的努力底結果。我們必不可奇怪倘若我們在「土燈」裏見到無數的古代的研究。那般愛好安特蘭·契尼 André Chénier 的畫底人們自然喜歡遊覽這個滿是英雄與 Nymph 女神底模型的博物館。但使這冊書有巨大的價值，使之列入傑作之林的是十一首新 Muse 詩。那確是「土燈」底火焰；這是多麼熱烈，多麼寧靜，多麼甜蜜的愛底火焰呵！一切勃勒登詩人底莊嚴可以看出與那些給她的『凡是這些日子都是撒花的日子』的詩句合而為一。

“Oui près de lui le soir travaille sous la lampe.”

『他在「他」之旁每晚在燈光下工作。』

由這些可貴的哀歌 Propertius 底註釋者顯示他自己是個新 Propertius，雖然少些莊嚴，少些豐富，但比前者怕還要較為真誠些，較為純潔些。

——本篇由 A.W. Evans 譯 “On Life and Letters By A France 第一卷轉譯。

戒指

那威 哈姆生作 梅川譯

我在一次宴會裏曾看見一位年青的女人發狂地愛着。在她的眼中是加倍的藍色，加倍的光輝，她是全然不能隱藏她的感情。她愛着誰呢？窗前走過的年青的人，主人的兒子，穿制服，有獅吼般聲音的人。呵！她的眼睛怎樣的釘住這年青的人，

她坐在椅上怎樣的不安。

『這是個怎樣奇怪的天氣！』我說，當那夜我們回家的時候，因為我很知道她。『你今晚有趣麼？』

要預期她的希望，我從我指上取下訂婚的戒指。

『你知道麼，』我對她說，『你給我的這戒子於我手指覺得太小太緊了。你想你能使牠大些？』

她伸出她的手。

『給我罷，我立刻可以使牠大些。』

我給她這戒指。

一月以後我又遇見她。我要問她這戒指，但仔細一想決定不問了。雖然並不算急促了，我對自己說，讓她再多一些工夫罷——一月是太短促了。

其時她看着路。

『呵是的——這戒指，』她說。『這戒指是不幸的，我怕的，我已把牠誤放在不知什麼地方了，我已把牠失掉了。』

于是她等我回答。

『你怒我麼？』她不安地問。

『否。』我回答。

啊！當她發現我並不怒她的時候，她多麼的釋然走開。

整個一年過去了。我又側身在舊著名的地方，有一晚上我在熟知的路上開步。

那時我看見她向我走來。但她眼睛裏有三倍的藍色，三倍的光輝，但她的嘴是變得大而灰白了。

『這裏是你的戒指——你的訂婚的戒指，』她叫我仍離很遠。

『我已尋到牠了，我的愛人，我已使牠大些了。這於你永不會再太緊了。』

我看着這顫沛的女人，她的大的灰白的嘴。我看着這戒指。

『唉！』我說，我鞠躬到很低，『這戒指誠是不幸——現在這全然太大了。』

(完)

夜半的孤零的心

柔石作

夜呀，假如你還有一分憫憐人們底不幸的意欲，請趕快將「破曉」從東方的海上送來罷！

沉沒了，我顫簸而動蕩如風濤中的破舟的心兒。

只有星光底紅色的哭腫了的淚眼瞧着我，

冷風從窗外刺進我冰冷的麻木的脚底；

我底亂髮，圓結而蓬鬆地揉擦着在枕上。

唉，追不回來的過去的美麗的痕跡，

一幕幕地如賽馬的飛影一般溜過眼前。

怎樣痛心呵，我至今成為孤零的人了！

美味的酒筵散了，你當不會再記住我，

雖則你曾經牢牢地用愛絲繞住過我身的。

現在，你終酒醉一般帶着你微紅的臉兒去了。

錯誤的，你底皇宮一般的莊嚴與美麗，

我惟恐你一時崩潰或毀傷了。

那時我和你都成了一對灰色的枯朽的罪囚。

你也追不回來僅留賸一堆堆灰燼的時候。

小羊在蔓草之中哀叫着，你或會感到淒涼，

現在，你是不懂得晚鶉的啼叫是我們的預言罷？

你挾着你被人們環你的歡呼，你驕傲地走了，

你連眼兒都不會回一回，表示些最後對我的餘意。

我固知野花眩耀着你底身前，但你不要迷入荒野中。

這是值得我繫念的一回事，我永將忘不了你，

直到你心再來回顧我底脆弱的影子的時候。

但這是怎樣的一個妄念呀，夜半的孤零的心！

我檢視過去對你的行跡如沒有雲霧的青天，

我不會對你有個小小的錯誤的想念，

你爲什麼看我似一隻飛過頭上的老鴉呀？

蒙起眼兒來的愛神，請你銳利地瞧着罷。

你應望着東方的彩霞而歡呼，而跳舞，

你不可看化身的魔臉而贊美牠底美麗呵！

夜色壓住我將使我窒塞而不能呼吸了，

再也沒有一句終結的呻吟的話向你煩贅。

你也能再伸一伸你有力的柔手麼？

橫在我們底身前有巍峨嶮巖的高山，

我不願說沉淪到深淵中去的弱者的哀音了！

但總望你回顧頭來，用手牽着我的前襟。

我也願將我底全力頂戴你輕輕的身，

摟抱你底病弱，在我強壯而柔和的懷內，

灌溉着你底心使你苞發燦爛的花球。

你能這樣勇敢地做麼？我心內的人兒，

運命的多臉的神包圍着你，任你衝向何方而去，

昏昏的四周，快到我這一邊來罷！

我們可以將過去的一切收藏了，埋葬了，

用新生的意志來開闢未來的小園。

直向前迷的你，請留住脚步呀！

一九二八，九月。

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藝界概觀

日本 千葉龜雄 述

S. 譯

一 南歐，法蘭西

一九二七年度的諾貝爾獎金，給與意大利的女作家台烈達 (Grasia Deledda) 夫人了。她的作品『遁往埃及記』，似乎便是得獎的中心。她在一八七五年生於薩爾什尼亞的渥羅，發表了處女作『薩爾什尼亞人之血』，時年方十五，送給羅馬的一種日報，便被登載了。學歷是完畢了小學校程度，在二十四歲，後來和一個退職的陸軍部員結婚，現今住在羅馬。她倘不寫些什麼，是要焦躁的。每天午膳後，午睡片時，於是規則底地，組織底地，一定寫四頁，一個月是一百二十頁，從十九歲起到二十七歲爲止的九年之間，計寫了短篇小說三卷，長篇小說七卷。到現在，已有三十部了。她常被稱爲不帶羅曼色彩的法國的喬治珊德 (George Sand)，或者以爲和俄國作家相似。米拉

諾的婦女雜誌『婦人公論』曾出特刊，以祝台烈遠的光榮，此外也還有各種的祝賀。

但農契阿(Gabriele D'Annunzio)的『沒有睫毛朋友和別的人生研究』出版了。這是接續四年前印出的『鎗子的火花』的，但還是這一本，顯示着羅曼底底，憂鬱而善感的作者。內容是普拉多大學時代的作者的一個朋友的傳記底敘述，全書分爲數部，在戰爭故事裏，或則宣揚飛艇及發動機的音樂，或則抒寫鋼琴家巴赫的演奏，而突然又弄出和爲愛之奇蹟所教的作者的愛人的對話來，有人批評說，要之，這是趣味深長地顯示着人間底方面，即爲彼我所苦的但農契阿的一面的。這詩人的崇拜者孚爾綏拉，目下正在編他的作品目錄，兩卷已經出版。搜羅着關於他的作品的一切文獻，有是一種『難得的但農契阿的文獻』之稱。

未來派的主將瑪里內諦(Marinetti)，旅行了西班牙。到處都受歡迎，但目的是在赴馬德里的會議。從巴爾綏維那市起，由未來派的繪畫陳列和評論，極其熱鬧。

披蘭兌羅(Luigi Pirandello)的新作悲劇『La Nova Colonia』在羅馬登場，但已有定評，謂爲失敗之作。第一夜，即被埋葬在看客的怒號和喧嚷裏，原因是作者的無趣的戲謔。也說，又其一，是因爲十五個男人被操縱於一個女性那樣的腳色，從捧喝國民的男尊女卑主義看來，是不容易理會的。但也有

辯護，以爲大約不過是在雨中等得太久了，買了票的沒趣味的人們的沒價值的報復。

據意大利的一個批評家說，則同國的文壇，目下正被極端理智底的，或唯美主義弄得發煩，因爲作品裏毫無情緒，趣味，道德，以及別的興味，讀者厭倦之極了。作爲那解放的一方面，凡有光明底，幽默底的作品，便無端的受歡迎。康拔尼爾和蘭賽，是這傾向的優秀的代表者，從去年以來，發表的前一個的『倘月亮給我幸福』和後一個的『昔昔利人的學樣』，占着一年中的出色的暢銷。

羅馬國立歌劇場的開場式，是在意大利的音樂上，開了一大記錄的。或以爲意大利的藝術中心，現在已將由米拉諾移向羅馬。既然是那麼壯大的建築，所以總經理則請斐拿亞來斯的珂倫歌劇場的渥維阿·司各得，歌人舞人，也聚集了世界知名的人們。志在完全復活古羅馬的古典底精神，披蘭兌羅的作品以及別的，都網羅在戲目裏。在舞臺上，有一個大盾，用金字雕着慕沙里尼，皇帝，羅馬知事波典扎尼之名。自然，這是說明着由慕沙里尼之流的熱心的後援而成就的。

法蘭西學院獎，那照例給與五十歲以下的新進作家的獎金，是給了『在北緯六十度的茄倫』的作者培兌爾了。同時也決定了盧諾多獎和斐米那獎的授與者。培兌爾原也在得盧諾多獎之例，但已不算，只給了恭果爾。培兌爾本年四十四歲，是和『文明』的作者杜哈美爾一同學醫的醫生。凡得到恭果爾獎的作品，平均可銷五萬至十萬部。

(未完)